

电白县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纪实

刘俊生

1950年6月美国纠集所谓“联合国”军向北朝鲜发动侵略战争。在短短的二三个月里，美军超过三八线，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，威胁中国的安全。

1950年10月8日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命令，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，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待令出发，赴朝作战。10月19日志愿军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，与美国侵略军作战。在国内，同时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。

电白县人民，在这场抗美援朝运动中，同全国各地一样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一、大张旗鼓动员 纷纷报名参军

1950年10月25日，电白县委召开千人大会，部署开展抗美援朝运动，号召全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，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。

全县区乡广泛开展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宣传活动，利用墙报、黑板报、标语、动员会等形式，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；召开群众座谈

会、控诉会 揭露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电白县电城、水东、博贺等地和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蒋介石屠杀电白人民的滔天罪行，大大激发了全县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，振奋了爱国主义精神。

1951年5月1日，全县各区20多万群众，冒雨举行示威游行，发起抗美援朝签名活动。麻岗有一白发老人，带着孙子参加游行，不断高呼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！”。霞洞有一老奶奶不识字，参加游行时再三嘱咐别人要为她签上名，她说少签一名会少一份力量。沙琅有一群众，因外出没有参加游行和签名，当晚回家后，马上去补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全县青年磨拳擦掌，决心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，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。有的青年说：“我们刚打败美帝国主义扶持的国民党蒋介石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过上太平日子。现在美国侵略者及其反动派，妄图卷土重来，侵略中国，重新奴役中国人民。我们决不答应，要报名参军，誓为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贡献自己的一切。”一个父母送儿子、妻子送丈夫、兄长送弟弟报名参军的热潮在电白各地出现。据统计，全县报名应征的青年有1000多名。

二、努力生产 踊跃捐款

1950年，新中国成立才一年，经济恢复刚刚开始，长期战争的创伤尚待养息，财政状况还很不好，因此志愿军赴朝作战困难不少。部队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和武器弹药都供应不足。前线的将士们冒着严寒，饿着肚子，拿着破旧武器，与敌人战斗，十分艰苦。党和国家号召全国人民发展生产，捐献飞机大炮，支援抗美援朝。

1951年7月，电白县动员全县人民增加生产，厉行节约，为抗美援朝开展捐款购买“电白号战斗机”的活动。

全县工会组织工商界进行捐款活动。许多工人说：“我们是工人阶级，要带头踊跃捐款，购买飞机，支援抗美援朝，为党和国家分忧。”

水东镇 38 名搬运工人，捐款 600 万元（旧币，下同）；邮电局 38 名工人，捐款 50 万元；潭阪工商界人士 109 人，捐款 1075 万元……

翻身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，掀起发展生产，增加收入，积极捐款的热潮。他们说：“共产党领导我们斗倒地主恶霸，过上好日子，而美国鬼子妄想侵略中国，让我们回到旧社会的苦难日子。我们不能答应，要千方百计地发展生产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，打败美国侵略者，保住我们的好日子。”

黄潭乡上平山村农会，组织农民办石灰窑，上山砍柴和取石烧石灰，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捐款；沙琅乡鸭母湖村农会，组织 73 人的增产队，开荒 25 亩，挖鱼塘 4 口，把养鱼的收入全部都捐献购买飞机；羊角乡佛子窿村一位贫农，开荒 2 亩种木薯，还大搞家庭副业，把收入的六成作为捐款；保宁乡湿水村一贫农，一个多月早出晚归上山砍柴卖，把全部收入都拿去捐献；陈村乡某农会的妇女，出海摸鱼捉虾，把所得收入全数捐献；陈村乡铺仔村的小孩，到海边拾螺壳卖，把钱都献给抗美援朝……

从 7 月至 8 月，仅两个月时间，全县捐款达 14 亿多元，比原定计划捐款 13 亿元，超了 1 亿多元，完成了捐献“电白号战斗机”的光荣任务。（摘自《电白县志》）

三、英勇作战 为国争光

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电白县籍青年，在朝鲜战场上表现突出，为祖国和家乡争了光。其中，有 45 人在战斗中牺牲或失踪。我们虽然未能了解全部人员的情况，但在最近县政协召开的水东地区部分原志愿军人员座谈会上，赖良、蔡起予、崔平、吴建芬、张宜盛、李福泉、崔光汉、李

翰等人的发言，对电白县籍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表现可见一斑。

报名应征的电白县青年，编入志愿军部队，从我国东北的丹东，背起被褥、干粮、枪支弹药等，跨过鸭绿江，进行长途行军，开赴前线作战。因怕敌机轰炸，只能日宿夜行。行军最大的困难是饿和累。他们每人带的干粮都不多，一天只能吃一把炒面或两块饼干。有的人饿得受不了，多吃一点，到最后就没有干粮了，只好到秋收后的田里拾黄豆之类的东西充饥。连日行军，人困马乏，边走边打磕睡，常常有人跌跤和掉队。前后相互关照着，或者用背包带把人连在一起走，才可以减少跌跤和掉队。经十多天行军，到达了前线。

1952年10月14日，赖良随部队攻打“四五·四”高地。此高地距上甘岭一公里左右，威胁上甘岭部队的安全。他们攻上高地，消灭了敌人，正准备撤退，这时，敌军炮火猛烈打来，赖良负了重伤。他被送到朝鲜后方医院，做了两次手术，脱了危险期。一天，敌机轰炸医院，房屋着火，医护人员没有来得及抢救伤员，重伤员纷纷往外爬，叠在门口外。敌机飞走后，医护人员一检查，发现叠在上面的被烧死了，下面的被冻死了，只有中间的活着。赖良叠在中间，幸存了下来。部队送他回祖国辽西省医院治疗，又做了两次手术，切除了左胸两条肋骨和左肺三分之一，取出两块弹片，根除了隐患。后来，他被评为二等甲级革命残废军人。

1953年2月，蔡起予所在炮班接受摧毁敌人一个暗堡的任务。他们将炮推至离暗堡2000米的地方，第一发炮弹发射远了，第二发炮弹打近了，第三发炮弹击中了，将暗堡送上了天。蔡起予是瞄准手，部队给他立了一个三等功。

开城北面有一座桥，被敌军撤退时炸了，上级命令吴建芬所在的工兵连三天之内把桥修好。他们从山上砍来树木，从铁路上扛来铁轨，奋战三夜，把桥修好，保证了部队顺利通过，追击敌人。部队行军通过敌军雷区，吴建芬等走在前面探测排雷，遇上一个上下两层的地雷，他们只

顾排除上面的，没考虑下面还埋有地雷。正要起出上层地雷时才发现下层地雷，十分危险。行军途中，突然敌机飞临上空，一颗炸弹落在吴建芬身边爆炸掀起的泥土把他活埋了，大家七手八脚把他从土堆里扒出来，他拍拍身上的泥土，觉得没有受伤，真是福大命大。吴建芬表现突出，1953年7月31日，连队党支部在火线上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崔平是某连的文化教员，负责文化工作。但是，向阵地上送粮食、弹药，从阵地上抬下伤员需要人手，而连队后勤人员不足，他就参加了他们的队伍。一个晚上，崔平扛着一包大米上阵地，突然听到炮弹飞来的尖叫声，他迅速跳下一个弹坑里躲避。炮弹爆炸，掀起土块打在他身上，只痛不伤，没有关系。他爬起来，继续扛起大米上了阵地。崔平等就是在敌人大炮、飞机的火力严密封锁下，不断地把物资送上阵地，把伤员从阵地上抬下来，支援阵地上的战斗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战后，部队给崔平评了一个二等功，授予一枚人民军功章。

担任炮团政治处宣教助理员的张宜盛，积极深入前线，采访战斗事迹，撰写战地通讯。其中他撰写的《百发百中 威震敌胆》说的是二等功臣炮团四连四班的战斗事迹。1953年7月13日晚上九点正，反击战总攻开始，四班和兄弟炮群一齐开火，敌阵地上马上腾起一片火海，我步兵迅速冲上去，不到一刻钟，敌人两座高地就插上我军鲜艳的红旗。这时，左侧四十度的敌迫击炮阵地还在作垂死顽抗。四班炮火一阵急速发射，敌迫击炮群哑了。左侧六十度敌人正在集结反扑，四班的炮火对着敌群发射30多发炮弹，敌人扔下大片尸体，连滚带爬地向南逃窜了。被俘敌人胆震心惊地说：“你们的炮火打得真厉害啊！”这篇通讯刊登在54军《战胜报》上，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。

附：中国人民志愿军电白籍部分战士回忆录

在抗美援朝战斗中负伤前后

赖良

1950年11月，我在解放军高雷军分区二十三团报名参加抗美援朝。到了山海关，我被编入六五军一九四师五八一团一营一连四班，任班长。过了鸭绿江后，行军十多天，到了“三八线”。

这里是前线，战争气氛很浓，昼夜都能听到枪炮声和飞机轰炸声。我们部队驻扎在这里，进行战前动员和准备。首长几次作动员报告，个人和班、排、连、营等都多次请求战斗任务。大家磨拳擦掌，求战心切，终于，上级批准我们一营攻打敌军“四五·四”高地。

“四五·四”高地距上甘岭一公里左右，它威胁我上甘岭部队。我们攻打“四五·四”高地目的是消灭敌军有生力量，支援上甘岭战斗。攻打“四五·四”高地是采取“拉锯战”的办法，即我军第一批部队攻上去，消灭了敌人，马上撤下来；敌军援兵攻上来，占领阵地，我军第二批部队又攻上去。双方部队这样来回攻和守，进行拉锯战。我方虽然有伤亡，但敌方伤亡更惨重，减轻了敌军对上甘岭的压力。

1952年10月14日晚上八点，我们一连第一次攻打“四五·四”高地。天刚黑，我们先摸到“四五·四”高地的山脚下，等待我军炮兵部队打击敌军后发起攻击。八点一到，我军的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准确地打在“四五·四”高地上，守敌只好龟缩于工事、防空洞里。按预定时间，炮击三分钟后，连长一挥手：“冲啊！冲上去消灭敌人！”我们全连干部战士，个个像小老虎一样，向山顶上冲去。炮火一停，我们就出现在“四五·四”高地上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我们用爆破筒、手榴弹炸开碉堡和工事，消灭敌人，用机枪、冲锋枪把守防空洞口，扫射向外冲的敌人。我们用朝

鲜话高喊：“投降者不杀，我们优待俘虏！”经过半个小时战斗，击毙敌人几十名，俘虏敌人十几名，完成了战斗任务，正准备撤退。

这时，敌人的猛烈炮火向我们打来，连队指导员和我们排长都受伤了，救护人员马上急救。我觉得腹部有点痛，用手一摸，冲锋枪子弹夹被炮弹炸掉了，棉衣也烂了，肚子穿了个洞，呼吸像拉风箱一样，鲜血往外流。我知道自己负伤了，即时晕倒在地。救护人员马上给我打针、包扎，扶上担架，抬上汽车，把我送到朝鲜后方医院治疗。

我躺在医院里，一醒过来，觉得我双腿没了，就问护士：“我的双腿没有了？”护士说：“双腿还在，就是冻坏了。”我用手摸着双腿，没有一点感觉。这是战斗前过河时，我把棉裤打湿了，负伤后没有及时脱下，在零下十几度的室外，不一会就冻成冰了。两个护士用剪子把我的棉裤剪开，只见我大腿比原来要大两倍。她们用热水袋在我双腿上慢慢地加温，我的大腿渐渐地麻木起来，感到非常难受。护士说：“有感觉就没事，等一阵子就好了。”

我的体内有弹片，没有脱离危险期，医院要给我做手术。第一次，做了很长时间，麻醉药过时了，还取不出弹片，只好作罢。医院重新研究手术方案后，第二次手术做成功了，从我体内取出两块弹片。渡过危险期后，部队决定送我回祖国治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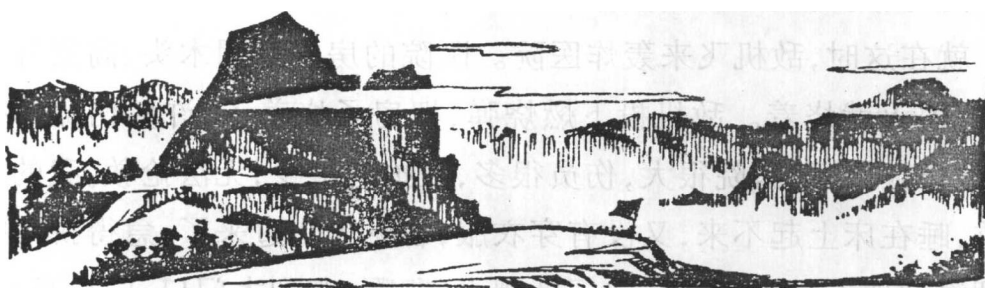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这时，敌机飞来轰炸医院。医院的房子是用木头、高粱秆等搭建的，遇火就烧着。敌机投下燃烧弹，把房子烧着了，许多伤员不被炸死，也会被烧死。医院很大，伤员很多，医护人员少，无法抢救。我的伤势较重，睡在床上起不来，又没有穿衣服，看见火烧过来了，急得拼命把身体翻滚到地上，手脚并用，向门外爬去。爬啊，爬到大门口，门口高，外面低，地上积满很厚的雪。有几个爬得快的伤员已在门口外面雪地上躺着，我和几个伤员爬出去叠在他们上面，后来又有伤员爬出来叠在我的上面。火烧到大门口时，把上面的几个烧死了，下面的几个又被冻死了，

只有我们在中间的几个幸存下来。但是，我们背脊也被烧烂了，身子左边又有伤口，一个多月时间只能向右侧睡觉，真是很难受。

1953 年 1 月，我被送回祖国辽西省医院治疗。祖国对我们治伤非常重视 把著名的医学专家、教授调来为我们诊治。在医院里 我又做过两次手术，切除了左胸部两肋骨和左肺三分之一，取出两块弹片，根除了隐患，为我恢复身体健康打下基础。

1953 年 11 月 我被送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疗养院疗养。 1954 年 2 月，我被送回广东省荣军学校读速成中学，并为省民政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在荣军学校里，省民政厅给我发了二等甲级革命残废军人证书。1956 年 6 月，我被转业回电白县委宣传部工作。民政部门在我家门口挂上“光荣之家”牌匾 按时给我发抚恤金。

我从负伤之日起，党和政府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，给我治伤，送我读书 安排我工作 照顾我生活 使我非常感动。我下决心努力工作 报答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照顾。（刘俊生整理）



我赴朝作战的经过

蔡起予

我叫蔡起予，电白县南海下里蔡屋面村人。小时候父母双亡，稍大，便到县实践中学打杂，受到学校进步师生影响，我也倾向革命，和他们一起偷偷上街贴标语，又同其他同志一起偷走了下里大地主杨竹轩的两支大肚子匣枪，送给游击队。

1949年10月电白解放，我忙着帮助大军发动艋公渡海解放海南岛。1950

年5月海南解放。7月，美国组织“联合国军”侵略朝鲜，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，全国人民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。当时，需选送一批文化较高的人入朝作战。我当即报了名，时任三区区长的杨学青说：“你不识字，当什么兵呀？”我说：“你给我填个小学毕业证吧！”结果选上了。这次全县挑选了18人，其中11名是女兵。我的年龄最小，仅17岁，当了炮兵。

1950年12月，我们在电白出发。全水东镇人民都来欢送，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。商店给我们每人送上一条毛巾袋，上面绣上：“献给最可爱的人”，我们拿着心里热乎乎的。

到广州后，我先到政治教导队学习了三个月，又到韶关南华寺军事教导队学习，编入了榴弹炮团，实弹训练，学函数，学汽车驾驶，非常紧张。我们炮团三个营，其他两个营是两广纵队的老部队，先入朝了，我们营长也随他们入朝，实战指挥。



荣获两次三等功

我们在韶关又苦练了几个月。营长回来了，带我们出发，这时已是1952年9月了。我们是坐了闷罐子火车赴朝的，走了四天三夜。一路上，每一次停车，都有姑娘们扛着梯子，请我们下车，打水给我们洗脸，拉着我们跳舞。那时，人民群众对赴朝作战的战士充满热爱之情。一到安东，便感到两个世界了，一阵阵警报响起，晚上全城黑了。到安东时，已是10月，天气已冷了，心里便感到阵阵寒意。

1952年10月，鸭绿江大桥已被美机炸断，后经简单修复。修复时只打下大木桩，两头拉起大铁链，铺上枕木。汽车拉着大炮前进，一起一伏，好象在波涛上行走。

我们刚入朝，部队就驻三八线边的一个叫香木里的附近。忙于行军作战，我们无法构建营房。志愿军军纪很严，晚上宿营，不准叫老百姓的门，一律露宿。朝鲜人民发觉了，便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屋去。

那时 敌人的飞机还很猖狂 炸得很厉害 天刚黑，飞机就来了 投下照明弹，明晃晃一片。我们就伏下来，用黑布把车灯蒙住，照明弹一消失，就摸黑走。天太黑了，就派人拿一块白布在车前引路。

朝鲜山岭多，漫山遍岭的松林，可是80%都给炮火毁了，村庄也变成了废墟，无一完好的房子。有一条小村，村人都跑了，只剩下一位阿妈妮。阿妈妮点了一盏灯，被敌机发觉了，整条村子都被炸成了火海。

入朝作战，我立了两次三等功。1953年2月，元山战役前夕，我们被安排去执行一次单炮行动，摧毁敌人的一个暗堡。我们将炮推至离暗堡2000米的地方 第一次发射 远了一点 炮长下令 减200米 这次近了一点；第三次炮击，中了，将敌人暗堡送上了半天。战后，我们炮班被评为优胜炮班，我是瞄准手，立了三等功。元山战役，我们打得很艰苦。联合国军从东、西海岸夹击我们，志愿军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，但这一仗也打出志愿军的军威，我们炮兵大显神威，我们打得炮筒都发烫了，发红了，将棉被打湿后包在炮筒上。元山战役后，敌、我双方转入相持

阶段。平时，我们喜欢玩点猫捉老鼠的游戏，找个山包，用破军装摇了摇，又用镜片晃了晃，敌人以为是我军炮兵阵地，猛开炮，于是暴露了其炮兵阵地，我们一阵炮火复盖，将其歼灭。

我的第二个三等功是个“文化奖”。部队发下文化读本，共 2448 字，要求 40 天突破。考核时，我识了 2446 个，领导非常惊讶，一个不识字的人怎么进步得如此快呀，评他个三等功。

1953 年 7 月停战，不久我被吸收入党，次年 5 月，我被提为炮长。停战了，我们部队便全力投入帮助朝鲜群众重建家园，恢复生产。我们上山伐采木料，搭起房子框架，屋顶钉上木板，再压上高粱杆，墙体都是“水墙璃”。这种房子，冬暖夏凉，战士们干得热火朝天。我们帮助朝鲜群众修复河坝，朝鲜的河里多是鹅卵石，河水清澈见底，劳动之间小憩时，战士们一身汗水，便溜进河里冲凉。朝鲜的姑娘非常开朗，就在上游把裙子一脱，扑入河去，吓得我们的战士快走。收获季节，我们往往大部队出动，帮助群众收割，更有些战士，利用休息时间，帮房东收割。共同的劳动和生活，使我们的部队和朝鲜人民结下深厚的情谊。

停战以后，环境安定了，按规定，战士们可以入住群众的房子了，每户住三个战士。朝鲜的房子里面是全部打通的，靠边一溜炕，炕头热，留给老人住，小孩住中间，战士们睡炕尾，真正是“军民一家亲”了。1954 年下半年，各方面的条件好转了，部队便在岭上建了营房，各连队又搬出群众的房子。

战时，我们的文化生活不多。停战后，祖国派了慰问团到了我们部队，慰问演出一个月，来了很多名演员，让我们大饱了眼福。那时的演出都是露天的，条件很差，那些演员手冻僵了，烤一烤火，继续吹拉弹唱。朝鲜的一个炮兵师就驻在我们附近，经常和我们进行篮球比赛。这个师除师长外，全是女兵，上场的也就全是女球员了，所以我们便经常输球。

1954 年，部队换防，我也想回国了。首长说，你家里（下转 13 页）

抗美援朝的回憶

1949年1月我加入了解放军39军117师，参加北京和平解放后，随大军南下。解放华中南以及广西后，1950年北上河南省救灾挖河，约十个月后，美军当时已在朝鲜仁川港登陆，很快迫近我国边界，我军即被紧急调往安东准备赴朝作战。部队在几天时间内全部换上朝鲜军装，不许携带印有中国文字的物品，并动员部队官兵，赴朝抗美，随时做好为祖国而牺牲的思想准备。

崔
平

那年我才18岁，排级干部，从师宣传队调步兵连队任文化教员（后我师改编为762野炮营）。1950年10月20日晚上在河口，我们步过了鸭绿江，来到了朝鲜，走了五个晚上，就打响了云山战役。第一次与美军作战，炮火非常猛烈，伤亡惨重。尽管代价较大，却能把美军击退，三个月后我军战线继续向南推移。第二战役在清川江打响，只一、二个月时间，美军被我军再次击退到临建江。第三战役彻底把美军赶过三八线以南，并迫使其撤出首都汉城，胜利地夺回了整个北朝鲜的地盘。

1952年转入守备战了，我们炮兵是在二线阵地上支援前线作战的，我负责文化教员工作。战时就负责支援阵地粮食，运送伤员等后勤工作。在这几次战役里，我军运输汽车常受空袭，只能在夜间行车，摸黑慢行，不能着灯，战士们常吃不上饭，常靠自带的炒面，饿了就抓一把塞进口里充饥，渴了就去水沟取水即饮，条件非常艰苦。在这一年多的守备战中，我多次冒着敌人的封锁炮火，有时一晚要过几道封锁线。坦克、榴弹炮，定时或不定时向我阵地一带山口发炮封锁。飞机日夜在空中侦察，有时低空扫射，或丢汽油弹燃烧。人们到山地挖坑为家，除个别

老人外，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。每逢耕种季节，都是清一色的妇人在耕作。炮弹落在她们耕种的田野上，她们只是平淡而习惯性地看一下，又继续插秧或办田，看不到她们有任何紧张和恐惧。所有北朝鲜的城市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，杂草丛生。记得在一个寒冬的晚上，我正将一包大米抬上阵地，突然听到我们听惯了的火炮出口声，我迅即跳下身边的旧弹坑里，随即炮弹爆炸，掀起的泥土块打在我的身上。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此战役结束后，我被评记二等功一次，并授给人民军军功章一枚。

1954 年停战后，由五个中立国代表在关口检查，武器不许动，人员可以以新换老，我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，投身于国家的建设。



朝鲜人民军军功章



(上接 11 页)没人回去干什么 于是我一直到 1957 年 1 月才随部队回国。

离开前 我们打扫好营房 修整好房子 除了弹药武器外 其他的设施都移交给人民军。我们向长眠在朝鲜土地上的战友，一一告别，然后坐火车回到大连。

撤离那天，附近一带的朝鲜群众都来了，哭了，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，很远很远了，我回头望去，他们还在一个劲地挥手。这时，我这个经历炮火考验的人，眼眶里也盈满了泪水。（梁梓材整理）

抗美援朝琐忆

张宜盛（张强）

1950年6月25日，远东地区朝鲜半岛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——朝鲜战争。

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这场战争。

我本是一介书生，竟也投笔从戎，有幸入朝参战：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。

投笔从戎去

我，广东电白马踏圩中兴街人，从小爱好读书。解放前，家境贫寒，曾辍学当小店员。后得祖尝津贴继续升学。1945年秋怀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，考入广东省立高州中学高中部；1948年秋国内解放战争后期，考上广东省立文理学院（现华南师范大学）教育系。在广州读大学期间，在反内战、反迫害、反饥饿斗争中，参加广州地下学联。1949年10月14日，广州解放，地下学联留守护校的同学，协助人民解放军收缴民枪，清匪反霸。1949年11月18日，经广州地下学联介绍参军，100多位大学生大部分分配到连队当文化教员，我被安排在团政治处工作。1951年冬，部队经反复动员、政治审查、筛选甄别，我被组编到中国人民志愿军54军134师391团赴朝参战。

跨过鸭绿江

记得北上抗美援朝，已是初冬时节，南方依然处处翠绿。部队在樟木头车站上车，全团一个专列，30多卡，车厢分上下两层，一律平铺坐卧。军运列车走走停停，经7日7夜才到达安东（现名丹东），列车到

达沈阳附近苏家屯站，白雪愀愀，停车早餐，我拿起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馒头，吃了半个，剩下的便变成硬块了。在野地小解，地上立刻形成冰块，甚至有人竟尿出“筷子”来。据说那是零下30多度，大家穿着厚棉衣，戴着掩耳帽，踏着大头靴，还须不断踏步活动，以防止手脚冻僵。

印象最深刻的一件琐事是：棉袄里写姓名。

北上入朝参战前，一位带队的领导对大家动员说：“同志们，祖国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，我们即将开赴前线狠狠打击侵略者！现在，请大家把自己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写到自己棉袄的里子上。”说着，他把棉袄的里襟翻过来，指指贴在胸前的那一条白布：“一律写在这个位置上，字要写正楷。”当时，我们都是20来岁的青年学生，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锻炼，听说要在自己棉袄上写自己的姓名和家庭地址，只感到新奇，并不去深思到底有什么用处。在谈谈笑笑中，大家各自把姓名、地址往棉袄的内襟上写好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时，我军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酷寒，与敌人浴血搏斗，在作战中，既歼灭了大量敌人，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。在掩埋烈士时，为了把烈士的遗物，如相片、入党志愿书、钞票等，留给烈士的亲属，便翻阅和记下这位烈士棉袄内襟上沾染血迹的姓名和家庭地址，连同烈士的遗物，转交给上级机关处理。

记得当年北上抗美援朝的军用列车，由南向北，“轰隆轰隆”越过乡村城市，穿过平原沃野，跨桥梁钻隧洞，破迷雾、沐朝阳，迎着风霜雨雪，一个寒冬的下午5时许，在距安东约40多里处停下，依次排队，待命入朝参战。晚上8时许，专列靠近安东车站，只见鸭绿江两岸，安东这边，灯火辉煌，对面新义州那边，却一片漆黑。时值朔风凛冽，更加显得阴森冷峻。列车上的中华儿女，个个热血沸腾，庄严的时刻来到了，雄亮的歌声响起了：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

50多年前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这样一批批唱着激昂雄亮的战

歌，赴朝参战，抗击美军，援助朝鲜，保卫祖国的。

英勇搏斗录

50年代的朝鲜战争，敌方是装备精良、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强国，我方是积贫积弱、刚刚建立新政权东方醒狮。醒狮视强权如纸老虎，展开英勇的搏斗。

在朝鲜战场上，美军士兵依靠的是钢铁，我军战士凭借的是血肉。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就是凭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，凭着坚强的战斗意志，英勇无畏，视死如归地与武器装备、军事实力、综合国力远远高于我们的侵略者浴血搏斗的。

入朝第一仗打得十分漂亮。1950年10月25日敌军钻进了我志愿军先遣部队在温井地区设置的“口袋”遭到拦头、斩腰、截尾，被歼15000多人。二、三、四战役打得异常激烈、残酷、悲壮。胜利是来自英勇搏斗的。在汉江南岸、在砥平里、在松骨峰、在修理山……我们的战士用血肉之躯，阻挡敌人的火海战术，我们战斗的胜利，都是像黄继光、王成、邱少云、杨根思……那样奋起混战中得来的。我们战地的失守，照例都是在最后一个肢体不全的战士抱着成捆的手榴弹或爆破筒，抱着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心态滚向敌人发生的。第五次战役也是一场恶战，我方共投入15个军的兵力，战役持续50天，消灭敌人8万多人，是五次大战役中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。

回归三八线

经过整整一年，连续进行了五次大战役的激烈较量，我军终于把敌人赶回了“三八线”以南，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。“三八线”以北多是崇山峻岭，我军也决定在这高山险阻之地坚守自己的防线。这样，敌我双方在“三八线”一带对峙、拉锯、坚持着。

敌我双方在“三八线”一带对峙、拉锯的基本战况是：敌攻我守，我攻敌逃。当时 敌军有海陆空优势 但士兵怕死 缺乏近战、夜战能力 我军有自己的兵力优势，士气昂扬，机智、勇敢，百折不挠，依托天然屏障——石山、坑道来固守阵地，敌人想要北进，寸步难移。我军在军事装备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要想把战线向南推进，则进攻容易，但防守困难。因为敌军在“三八线”以南 基本上不构筑防御工事 不设防 士兵依托坦克、装甲车为屏障，躲在里面睡大觉。若遇我军进攻，则开动机械，南撤逃跑，诱我深入，再狂轰滥炸。因此，我军向南攻进去，仍须及时退回来。

朝鲜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，敌军调兵换将，由麦克阿瑟到李奇微到克拉克，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，长期陷在朝鲜战争中，是“中计”，是“灾难”，是“错误”，想方设法“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”，谋求停战。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斡旋，从1951年夏起，敌我双方边谈边打。朝鲜战争在边谈边打的两年期间，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、大兵团的运动战，却有无数次阵地对攻战。这期间，我军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，运用还战、夜战、冷枪冷炮结合反击战，不断消耗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著名的上甘岭争夺战就是一例。

上甘岭拉锯

上甘岭位于朝鲜中部“三八线”的五圣山南麓，一条小村几个山包，属军事要地。当年敌我双方在那里争夺“拉锯”反反复复 打了43天，但敌人未能前进一步，上甘岭变成了美军的“伤心岭”。上甘岭战役，打得异常艰苦 我军经常断粮、断水，《上甘岭》影片中有个镜头 敌机五百磅的重型炸弹，一个接一个地轰炸，掀起的巨响、气浪，把我军在坑道中赖以照明的烛光都震荡、扑熄了，但我军战士又从容地擦根火柴，再次点燃，这个战斗细节，拍得非常真实。

上甘岭，当年激烈战斗的日日夜夜，敌人在那里倾泻的钢铁，曾使